

# 馬克·夏卡爾其人其畫

賴素鈴

夏卡爾作畫之時，很難分辨是醒是夢。我不知道他的圖像從何而來；在他的腦中，絕對住著一名天使。

——畢卡索

二十世紀藝術的天空，馬諦斯、畢卡索、夏卡爾是令人仰望的恆星——同樣長壽、多產、功成名就。他們走過二十世紀初精采狂飆的巴黎畫派時期，各自擁有藝術史的定位指標；他們結為好友，同時也是藝術競技場上的對手。一九五四年馬諦斯去世，畢卡索有感而發：「再也沒有一位畫家，比夏卡爾瞭解色彩了！」



## 夏卡爾其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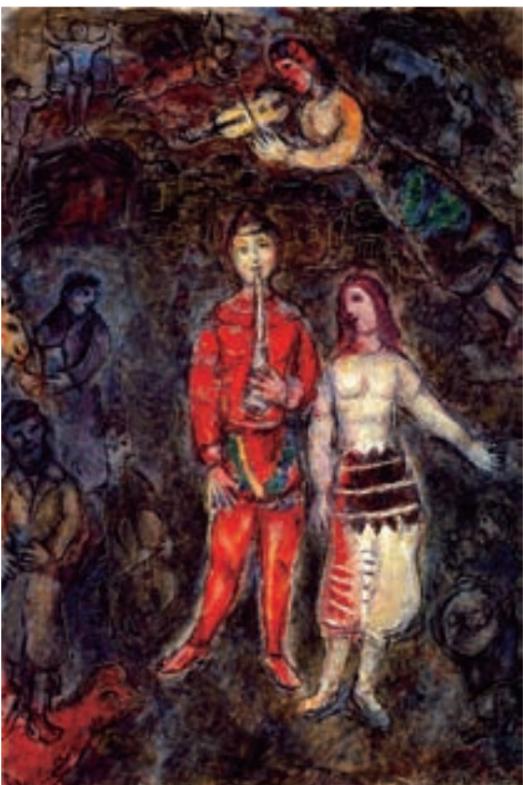
馬克·夏卡爾 (Marc Chagall, 一八八七—一九八五) 是什麼樣的畫家，能讓心高氣傲的畢卡索，說出「在他的腦中，絕對住著一名天使」？

從偏遠的俄國猶太小鎮維台普斯克 (Vitebsk, 現屬白俄羅斯共和國) 來到藝術之都巴黎，巴黎畫派的舞台曾經有他，立體畫派曾經影響過他，超現實主義的宣言遠遠落後於他；超現實主義的先驅阿波里奈爾 (Guillaume Apollinaire)、超現實主義詩人艾呂亞 (Paul Eluard) 都曾經寫

詩歌頌夏卡爾。

不過，終其一生，夏卡爾不黨不群，不自限於任何畫派門戶，自成獨一無二的「夏卡爾流」。

夏卡爾一直清楚知道，他要創造的藝術，只存在於他的內心與靈魂。因此，法國政府首度為在世畫家創設的國立美術館「馬克夏卡爾國立聖經福音美術館」 (Musée national Message Biblique Marc Chagall) 於一九七三年七月七日，夏卡爾八十二歲生日時開幕，夏卡爾的致詞言簡意賅：「繪畫是我的禱告」 (I pray when I paint)。



夏卡爾晚年的作品，常以史詩般的構圖，凝聚他生命中所有關愛的主題。  
夏卡爾 音樂會 (Concert) 1974-75 油畫 130×89公分 日本  
© Marc Chagall / ADAGP, Paris - SACK, Seoul, 2011 Chagall (R)

背負兩千多年來猶太民族的苦難、兩度為藝術流亡，夏卡爾長達九十八年的一生，走過生命的幽谷，甚至家國、人類的浩劫，但他從痛苦中淬煉出美的力量，浴火重生。這個世界帶給他苦難，他卻為世界帶來愛。夏卡爾曾說：「為了使藝術回歸天堂，我們在地球一片混亂的鮮明色彩中追求幸福。」藝術史上很少有一位畫家，像夏卡爾這樣全心投入於歌頌讚愛的美好。他說，愛是他的技藝、他的宗教，而「愛就是全部，是一切開始。」

「生日快樂——夏卡爾的愛與美」特展的一百一十八件展品，來自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、高知縣立美術館、AOKI Holdings、POLA美術館、Benesse Holdings等十二處日本公私立典藏重鎮，以及來自法國、瑞士的夏卡爾家族典藏，構成質量俱豐的國際大展。

以夏卡爾重要代表作〈生日〉為核心，圍繞著夏卡爾的藝術與人生歷程，「生日快樂——夏卡爾的愛與美」展覽規畫為「故鄉與異地」、「花東與戀人」、「畫家與動物」、「音樂

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滯留俄國八年，夏卡爾一九二二年重返歐洲

一九一七年赤化後的蘇維埃政府沒收他將這幅〈生日〉交給巴黎的弟弟代為保管。

一九一五年版的〈生日〉，被俄國收藏家卡岡·夏巴榭 (Kagan, Shabshtay) 購藏，原本他想成立美術館，眼看政治局勢惡化，為免畫作被

一九一七年赤化後的蘇維埃政府沒收他將這幅〈生日〉交給巴黎的弟弟代為保管。

一九一五年版的〈生日〉，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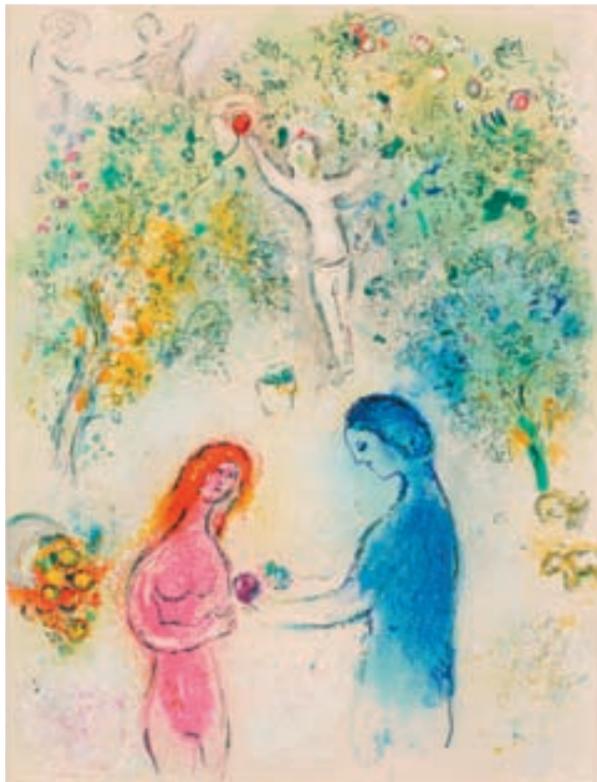
俄國收藏家卡岡·夏巴榭 (Kagan, Shabshtay) 購藏，原本他想成立美術館，眼看政治局勢惡化，為免畫作被

一九一七年赤化後的蘇維埃政府沒收

他將這幅〈生日〉交給巴黎的弟弟代

為保管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滯留俄國八年，夏卡爾一九二二年重返歐洲



「愛」是夏卡爾藝術最重要的主題，〈達夫尼與克羅埃〉這套石版畫更將夏卡爾色彩發揮淋漓盡致。  
夏卡爾 達夫尼與克羅埃 (Daphnis et Chloé, 一套42件) 1957-1960、1961年  
行 版畫 42×64公分 日本  
© Marc Chagall / ADAGP, Paris - SACK, Seoul, 2011 Chagall (R)



〈生日〉一畫所描繪的不僅是生日場景，更是夏卡爾與蓓拉堅貞愛情的見證。  
夏卡爾 生日 (L'anniversaire) 1923 畫布、油彩 81×100.3公分 日本  
© Marc Chagall / ADAGP, Paris - SACK, Seoul, 2011 Chagall (R)

與戲劇」、「詩情與畫意」等五大單元，透過夏卡爾濃厚的生命熱愛與浪漫色彩，呈現他畢生信仰與追求的愛與美，豐富並且溫暖世人的心。

### 生日，秘藏的幸福印記

夏卡爾的重要代表作〈生日〉(L'anniversaire)，不僅是夏卡爾二十八歲生日的紀念，更是他與摯愛的蓓拉 (Bella)，堅貞愛情的見證。

一九一五年七月廿五日，珠寶商女兒蓓拉不顧家人反對，和家世背景

「我的身體飄離地面，你的雙腳也掙脫了地板的束縛，這小小的畫室對你而言，實在是太狹小了。」

他們飛出畫室，徜徉在美麗原野上空；瞬間，兩人回歸現實，「喜歡我的畫嗎？」夏卡爾說：「這幅畫真的很不錯，你飛得很漂亮。我們稱它『生日』。」他問蓓拉：「你明天還會再來嗎？我想再畫一張，我們可以一起飛。」

蓓拉的幸福印記。蓓拉於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完成一篇名為〈生日〉的散文，巨細靡遺回述那段甜蜜回憶，不到兩個月後她突然病逝，〈生日〉更成兩人愛情彌足珍貴的紀念。

一九一五年版的〈生日〉，被俄國收藏家卡岡·夏巴榭 (Kagan, Shabshtay) 購藏，原本他想成立美術館，眼看政治局勢惡化，為免畫作被一九一七年赤化後的蘇維埃政府沒收他將這幅〈生日〉交給巴黎的弟弟代為保管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滯留俄國八年，夏卡爾一九二二年重返歐洲

差她一大截的窮畫家夏卡爾結婚。就在婚禮前不久，夏卡爾單身的最後一次生日，蓓拉一早就出城採集花朵，不但手腳多處擦傷，還被大狗狂吠追趕；她跑回家，收集各色帕巾、拿了有小碎花的床單，再到廚房拿些甜點和夏卡爾最愛的烤魚，換上節慶才穿的禮服，「帶著準備好的東西，像隻馱貨的驢子，加緊步伐向你奔去。」

盛裝的蓓拉，帶著大包小包去敲夏卡爾畫室的窗，「這是什麼？你剛旅行回來？」蓓拉回答夏卡爾：「今

之後，面臨早年畫作幾乎全數散佚的打擊，他被迫捲土重來，重繪許多早年舊作，渴望彌補藝術生命的斷層與缺憾。夏卡爾眾多再創作的作品，大多憑照片或記憶畫成，僅有〈生日〉因舊作就在身旁，一九二三年版與一九一五年版完全一模一樣，尺寸、內容相同，夏卡爾以油畫帆布繪製，更是彌補一九一五年版畫在厚紙板上，材質不耐保存的缺點。

〈生日〉為人熟知的一九一五年版油畫，幾經轉手後收藏於紐約現代美術館 (MoMA)；〈生日〉的一九二三年版油畫，則由夏卡爾夫婦長期珍藏，後為避免畫作被納粹破壞，由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典藏。多年之後，這幅經典之作由日本企業收藏，並因緣際會來到台灣，首度公開夏卡爾夫婦秘藏的幸福印記。

### 維台普斯克，夏卡爾生命原鄉

馬克·夏卡爾生於沙皇時期俄國的維台普斯克，原名莫伊希·賽加爾 (Moyshé Shagal)，莫伊希即俄文的「摩西」。耶和華給予摩西刻有十誡的石板，原名莫伊希 (摩西) 的夏卡

天是你的生日。」「你怎麼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！」不顧吃驚呆立的夏卡爾，蓓拉拿出彩色布巾掛到牆上，並鋪上美麗的床單；夏卡爾則迅雷不及掩耳地抓起畫布，說：「別動，就這樣，保持現在的姿勢！」

「此刻，我手中握著花，正準備放入水中，才不會枯死。不過，現在我腦中一片空白，只見畫布在你手中顫抖，你擠出各色的顏料，紅的、藍的、白的，我則被一陣狂風捲入這些色彩裡，溶入其中。」 蓓拉寫著：

爾，則以神賜予的調色盤，完成畫家的天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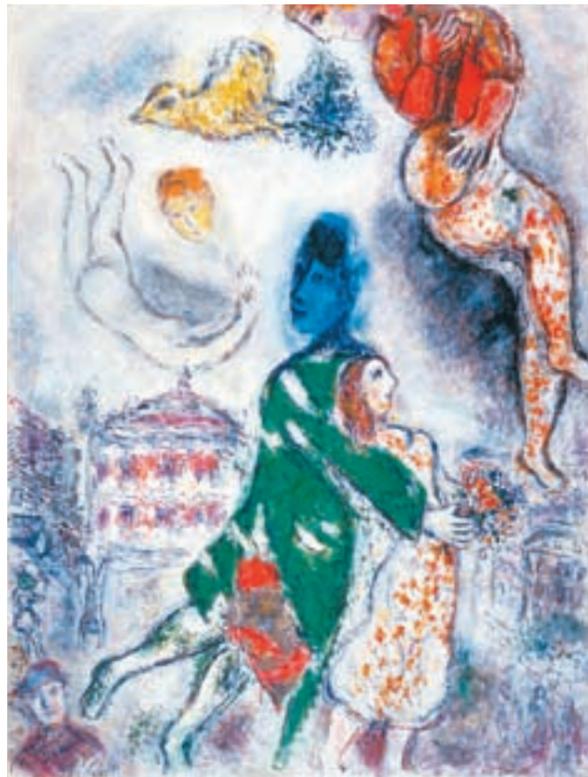
很難想像，這位長壽畫家九十八歲的一生，是以死要來到人世，還伴隨著整個鎮都燒著了的大火！「我生下來之後，看見的第一樣東西是座水槽。」夏卡爾自傳《我的一生》(Ma Vie) 以這句話開頭，鋪陳了夏卡爾戲劇化的誕生。

夏卡爾生下來那一刻，剛好遇上火災，產婦連人帶床被手忙腳亂地搬到安全的地方，才發現嬰兒沒有一絲氣息。為了救活嬰兒，他們用瓶子刺他，把他浸入水中，嬰兒才終於發出微弱的哭聲，吸入世間第一口空氣。夏卡爾的出生地維台普斯克，是夏卡爾生命的原鄉。夏卡爾的父親，鱈魚販售工人札哈爾·賽加爾 (Zakhar Shagal)，一八八六年娶了遠親費嘉—艾達 (Feigal)，第二年生下原名莫伊希·賽加爾的夏卡爾，九個孩子中的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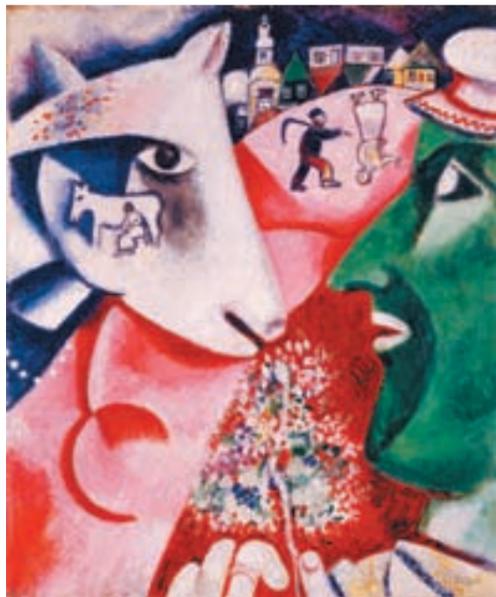
夏卡爾的父母都來自維台普斯克東方約六十公里處的里歐茲諾 (Lyozno)，典型的俄國農村。猶太



夏卡爾對巴黎有濃厚的感情，巴黎與艾菲爾鐵塔的景象，經常出現於夏卡爾的畫中。  
夏卡爾 艾菲爾鐵塔的新婚夫婦 (Les Mariés de la Tour Eiffel) 1928 畫布、油彩 89.3×117公分 日本  
© Marc Chagall / ADAGP, Paris - SACK, Seoul, 2011 Chagall (R)



夏卡爾曾於1964年完成巴黎歌劇院的穹頂壁畫，這幅晚年重要作品〈歌劇院的人物〉色彩斑斕繽紛。  
夏卡爾 歌劇院的人物 (Personnages de l'Opéra) 1968-1971 畫布、油彩 129.8×97公分 日本  
© Marc Chagall / ADAGP, Paris - SACK, Seoul, 2011 Chagall (R)



〈我與鄉村〉畫中所描繪的世界，便是夏卡爾對維台普斯克的回憶。  
夏卡爾 我與鄉村 (Moi et le village) 1923-1924 畫布、油彩 55.5×46.1公分 日本  
© Marc Chagall / ADAGP, Paris - SACK, Seoul, 2011 Chagall (R)

## 巴黎，夏卡爾的第二個維台普斯克

一九一〇年秋，坐了整整四天的火車，維台普斯克的俄國猶太青年莫伊希·賽加爾來到巴黎，改名馬克·夏卡爾 (Marc Chagall)，藝術與人生都有極大轉捩。離開家鄉之前，夏卡爾已經畫出〈死者〉 (The Dead Man, 一九〇八)、〈俄羅斯婚禮〉 (Russian Wedding, 一九〇九)、〈分娩〉 (Birth, 一九一〇) 等早期代表作，如馬鈴薯與大地的沈鬱色

彩，是當時找不到藝術出口的心境反映。「我必須到巴黎。」夏卡爾清楚知道：「維台普斯克的土壤滋養了我藝術的根；然而，我的藝術迫切需要巴黎，如同大樹需要水份一般。」

「我到巴黎以後，才像早期的梵谷以及其他的俄國畫家一樣，學會欣賞所有這些光和色彩的神奇。」他為了巴黎離開維台普斯克，維台普斯克卻在巴黎，重新回歸到夏卡爾的畫中：「從那時候起，我才終於能夠在

作品中表現出我童年時對維台普斯克的記憶，以及我在俄國所經驗的哀愁和喜悅。」

初抵巴黎，夏卡爾搬進同鄉在蒙馬特區的小公寓，作為他的第一個畫室；一九一一年底、一九一二年年初那個冬天，夏卡爾遷入上百位藝術家聚居的工作室「蜂巢」 (La Ruche)，從此進入藝術之都的核心、巴黎畫派的輝煌史頁。

野獸派的狂野色彩、立體派的分割畫面手法，都曾對夏卡爾當時的

社群的大家族關係緊密，這兒住了許多夏卡爾的親戚，豐富了他的童年回憶，也滋養了夏卡爾的藝術。

身兼屠夫、商人和聖詩班主領的外祖父，在好天氣的猶太節慶日，溜上屋頂煙囪悠閒地啃胡蘿蔔；努希叔叔趕完牛，拉小提琴自娛；這些景象都烙印在夏卡爾的記憶，「我還有半打或半打以上的伯伯、叔叔，他們都是很善良的猶太人，有的有大肚子和空腦袋，有的留黑鬍子或棕色鬍子。」夏卡爾在自傳寫著：「簡單的說，這便是畫。」

早在夏卡爾出生百年前，賽加爾家族曾有位先祖 (Chaim Ben Isaac Shagan) 為烏克蘭一座猶太會堂畫下美麗的壁畫；然而，藝術基因在這個家族已經失傳多時，夏卡爾的親人無論是屠戶、牲口販子、理髮師、勞動工人，至少都可以謀生餬口。

當少年夏卡爾立志向要成為畫家時，母親憂心忡忡，「藝術」兩字從不會出現在他們的生活經驗中，更沒有一種職業叫「藝術家」！窮得連選擇職業的奢侈都沒有，這並非主因，《聖經·申命記》明載「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作什麼形象，彷彿上天、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」夏卡爾知道：「我們的宗教禁止我們創造雕刻出來的偶像，在更正統的猶太觀念裡，甚至不可以描繪任何真人活物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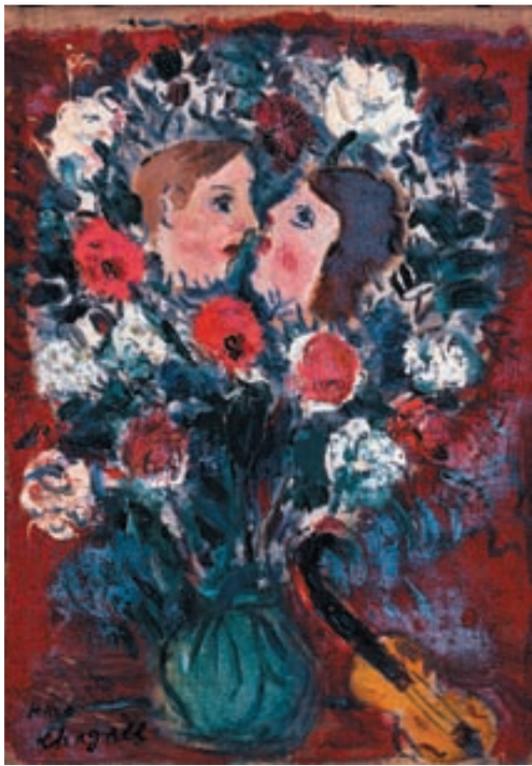
夏卡爾的母親是毅力堅強的女性。她曾經勇敢地向老師行賄，讓夏卡爾可以突破猶太人身份的限制進入公立中學就讀；為了孩子的夢想，她讓夏卡爾去維台普斯克唯一的藝術家潘恩 (Yehuda Pen) 畫室學畫；後

來，夏卡爾的父親更掏出身上僅有的二十七盧布，讓夏卡爾前往聖彼得堡進一步深造。

由於沙皇時期的猶太人沒有遷徙自由，夏卡爾到聖彼得堡，是冒著非法居留的風險。他曾經被騙走整批畫也無法報警，曾經因沒有通行證被捕入獄，也曾經為了身份，成為律師郭德堡 (Goldberg) 的僕人、畫招牌學徒。這段坎坷的學藝路，幸好有貴人加持。愛好藝術的郭德堡介紹夏卡爾認識「藝術世界」 (Mir Iskustva) 團體的巴克斯特 (Leon Bakst)，以及同樣愛好藝術的國會議員暨律師維納瓦 (Maxim Vinaver)。

原本不知道世上有個地方叫「巴黎」，夏卡爾在巴克斯特的畫室拓展眼界，看到歐洲藝壇的縮影；維納瓦則成為夏卡爾的第一位藝術贊助者，他向夏卡爾買了兩幅畫，提供他去巴黎的旅費，還答應給他每個月四十盧布的津貼。

知遇之恩，夏卡爾深銘於心，他曾說：「父親把我帶到這個世界，維納瓦先生卻把我造就成一位畫家。」



花束與戀人是夏卡爾自1920年代發展的重要主題，反映當時的幸福心境。  
夏卡爾 花束中的戀人 (Le couple dans le bouquet) 1930-1935  
畫布、油彩 23.5×16.5公分 日本  
© Marc Chagall / ADAGP, Paris - SACK, Seoul, 2011 Chagall (R)



夏卡爾經常描繪結婚的場景，不論新郎、新娘樣貌如何，都是他和薇拉婚禮的投射。  
夏卡爾 即將結婚的愛侶 (Les fiancés) 1930 畫布、油彩  
148×89公分 日本  
© Marc Chagall / ADAGP, Paris - SACK, Seoul, 2011 Chagall (R)

畫作帶來影響，但他卻堅定知道自己要走上一條不同的藝術道路，即使是二十來歲的初生之犢，他拒絕被任何流派收編。

「我常說，我不是個藝術家。那麼，是隻母牛嗎？」夏卡爾曾寫著：「很顯然在那些日子裡，是隻母牛在主宰整個世界的政治。立體主義把她刺成碎片，表現主義將她扭曲變形。而突然在東方，這些惡兆都實現了。」

詩人桑德拉 (Blaise Cendrars) 是夏卡爾當時最重要的摯友，「他常勸我平靜地和那些驕傲的立體主義藝術

家並肩作戰，雖然在他們眼中我只是個無名小卒而已。」夏卡爾巴黎時期的重要畫作，一九二一年創作的〈我與鄉村〉、〈獻給我的未婚妻〉、〈致俄羅斯，以驢子和其他〉、〈詩人三時半〉等代表作，都是由桑德拉構思命名。

詩人阿波里奈爾 (Guillaume Apollinaire) 也是夏卡爾藝術的知音。當阿波里奈爾第一次在「蜂巢」的夏卡爾畫室看到他的畫，笑著喃喃自語：「真不可思議！」並且脫口而出「超自然」(Surnatural)！隔天，夏卡爾收到阿波里奈爾寄來一首題名

前衛的藝術語言，帶來畫展的成功，他心裡盤算著，取道柏林返回故鄉迎娶薇拉，兩人一起回到歐洲，剛好可以收割柏林畫展的果實。

當時夏卡爾渾然不知歐戰即將爆發，返回巴黎的簽證成了廢紙；原訂返鄉三個月，卻意外滯留俄國八年。好在，夏卡爾實現了與薇拉結為連理的心願，兩人於一九一五年七月廿五日結婚。幸福甜蜜的二人世界之外，是連天烽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、驅逐屠殺猶太人的血腥，以及風雨欲來的

紅色革命。

滯留俄國這段時期，是夏卡爾創作的豐收期。他創作維台普斯克系列、猶太文化的許多畫作，〈生日〉、〈維台普斯克城鎮上空〉等甜蜜幸福圖像，也都出現在這段時期。夏卡爾婚後搬到彼得格勒，在彼得格勒、莫斯科舉辦過幾次畫展，不到三十而立之齡，已是藝壇的新星，在俄國收藏界奠定地位。

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，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

為「Rosogé」(這個字不在任何字典上)的詩，獻給夏卡爾。

幾年後，阿波里奈爾於一九一七年劇作《蒂雷西亞的乳房》使用「超現實」一詞，被視為「超現實主義」(Surrealism)的濫觴。阿波里奈爾讚賞夏卡爾畫作的那一刻，更率先超現實主義盛行的一九二〇年代十餘年。

### 重返俄國，革命的年代與流亡

夏卡爾在巴黎初期，畫作乏人問津。阿波里奈爾對夏卡爾的畫驚為天人，帶來夏卡爾藝術生涯的重要轉機。

阿波里奈爾介紹夏卡爾認識德國畫商瓦爾登 (Herwarth Walden)。瓦爾登是柏林藝壇的意見領袖，德國表現主義、未來派代言人，瓦爾登很快就邀請夏卡爾參加在柏林舉辦的第一屆「德國秋季沙龍展」，一九一四年春天，又相繼幫夏卡爾舉辦聯展、個展。

一九一四年六月，夏卡爾前往柏林，參加「狂飆」(Der Sturm)畫廊為他舉辦的個展開幕。夏卡爾斬新、

維克黨，十月革命之後建立蘇維埃政權，一個新的時代從此來臨。

革命的激情澎湃。起初，夏卡爾接受薇拉的勸告，婉拒接受提名成為藝術部長，且立即從彼得格勒搬回維台普斯克；不過，夏卡爾無法制止自己想為家鄉做些什麼的心。他接受任命成為維台普斯克的美術人民委員，在維台普斯克創辦美術學校和美術館，也曾於十月革命周年慶時，天真地為滿城掛上繪有夏卡爾風的動物。

不過，不僅共產頭兒質疑著：「為什麼母牛是綠的，而馬又飛在天空裡呢？那些和馬克斯、列寧有什麼關係呢？」美術學校、美術館的夢，也終在現實的藝術/政治鬥爭中幻滅。

夏卡爾辭去校長一職，移居莫斯科。這段期間，是他人生的黑暗期，父親在家鄉的死訊傳來，薇拉的娘家被抄家並沒收財產，夏卡爾開始撰寫自傳《我的一生》，並且為莫斯科的猶太劇場設計舞台背景與服裝、繪製壁畫。

被迫滯留俄國那八年，夏卡爾



夏卡爾晚年經常以希臘神話為創作主題，這幅〈太陽神之子費頓〉是重要代表作。  
夏卡爾 太陽神之子費頓 (Phaeton) 1977 畫布、油彩 195 × 120公分 法國巴黎  
© Marc Chagall / ADAGP, Paris - SACK, Seoul, 2011 Chagall (R)



走過喪妻之痛的夏卡爾，為這件〈戀人與雛菊〉注入略帶感傷的幸福氛圍。  
夏卡爾 戀人與雛菊 (Les amoureux aux marguerites) 1949-1950 畫布、油彩 73 × 46.9公分 日本  
© Marc Chagall / ADAGP, Paris - SACK, Seoul, 2011 Chagall (R)

已經厭倦無止盡的戰亂、鬥爭，他決定放棄祖國，只為呼吸藝術的自由空氣。「無論是帝俄還是蘇維埃俄國都不需要我，我對他們就像是難以理解的局外人。但我知道，林布蘭特會愛我。」

### 定居法國，幸福年代與二度流亡

一九二二年，離開的時機到了！立陶宛大使暨詩人巴楚薩蒂斯 (Jūras Baltušaitis) 為夏卡爾在立陶宛的考納斯 (Kaunas) 舉辦畫展，帶著收藏

的畫作在德國被當作「頹廢藝術」展示被公開焚毀等事件陸續發生，猶太民族流亡的苦難形象，更加凸顯於夏卡爾的畫中。

法國淪陷之後，夏卡爾的處境更是艱危。由於反猶太人法通過，夏卡爾被撤銷法國國籍，甚至於一九四一年四月，在馬賽因猶太人身份被捕入獄，幸經美國記者傅萊 (Varian Fry) 等人大力奔走才獲釋。

再一次，夏卡爾走上流亡的旅程。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三日，德國進攻蘇聯翌日，夏卡爾一家抵達紐約。

家夏巴榭贊助的旅費、以展覽名義帶出去的一批夏巴榭收藏的夏卡爾油畫（包含〈生日〉在內），夏卡爾一拿到蘇維埃政府文化部長盧納察斯基批准的簽證，立刻揮別故鄉。

一九二二年六月，夏卡爾重新出現在柏林，卻發現凡爾登已擅自將夏卡爾的畫作售光，當他回到巴黎，也發現時隔八年，不但「蜂巢」畫室已經住了新房客，遺留的畫作也全數散佚流失。

慘痛的失落，迫使夏卡爾捲土重來，在一九二三、一九二四年間，他

### 歸去來兮，永恆與鄉愁

流亡美國，對夏卡爾而言，猶如再一次被拔根離土。在紐約這個民族大熔爐，夏卡爾不說半字英語，心情一直是客居他鄉。

二次大戰期間，夏卡爾在紐約所畫的許多作品，對巴黎和維台普斯克的記憶常縈心中，帶有刻骨銘心的特質，更富悲劇性且帶有啓示意義。

「當我以難民身份出現在紐約時，我常想到所有我在維台普斯克、莫斯科、聖彼得堡、巴黎、柏林所認識的那些人，所有那些比我更不幸而

大量重繪早期的畫作，渴望重建戰爭破壞的心血。這段時期他所創作的畫作，也經常同一幅畫，畫上兩個或更多的不同版本，彷彿藉由重複創作，盡可能彌補藝術生命的斷層與缺憾。一九二四年，夏卡爾於巴黎舉行首次回顧展，與日後成為法國文化部長的作家安德烈·馬侯 (André Malraux) 結為好友。同一年，法國詩人布荷東 (André Breton) 提出「超現實主義宣言」，超現實主義健將艾呂亞 (Paul Eluard) 和恩斯特 (Max Ernst) 都曾力邀夏卡爾加入陣營，夏卡爾卻始終沒有答應。

一九二六年，夏卡爾首度於紐約舉辦個展。此時，夏卡爾的國際聲譽已經如日中天，不久之後他與巴黎恩海姆再內 (Bernheim-Jeune) 畫廊簽訂合作契約，過著安定而優渥的生活，夏卡爾曾說，一九二〇年代定居巴黎的前十年，是他「一生當中最快樂的時光」。

然而，好景不常，納粹的魔爪已經從德國、東歐襲向全歐洲。隨著各地猶太人受迫害的消息傳來，夏卡爾

無法逃離戰爭的恐怖迫害的人。」夏卡爾說。

夏卡爾怎麼也想不到，摯愛蓓拉雖然和他一起逃離戰爭迫害，卻在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的大好消息傳來時，意外猝逝，永遠葬在異地。

夏卡爾萬念俱灰，長達幾個月無法拾筆作畫。陪伴夏卡爾走過喪妻之痛的，從蓓拉死亡的灰燼中，為夏卡爾重新燃起生之喜悅，是英國女子維吉妮亞·海德葛爾 (Virginia Heward)。兩人相戀之後，夏卡爾曾經對維吉妮亞說：「妳一定是蓓拉派來照顧我的。我擁有的你，就像在莎絲琪亞 (Saskia) 過世後，林布蘭特有亨德瑞·裘絲朵菲爾斯 (Hendrickje Stoffels) 來慰藉他的心靈一樣。」
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就要踏上歸鄉路，夏卡爾卻頗多躊躇，擔心反猶主義並未在歐洲根除，夏卡爾先回法國舉辦展覽，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七日才動身離開美國，返回法國定居。重返歐洲的第一個落腳處，巴黎近郊的奧哲瓦 (Orsay)，是一九二〇年代夏卡爾一家生活優裕順遂時，



生日 / 1923年 / 油畫 / 日本 Marc Chagall, L'anniversaire(detail), 1923, Huile sur toile, 81x100.3cm, Japon © Marc Chagall / ADAGP, Paris - SACK, Seoul, 2011 Chagall (R)

## 每週六品茶日

妳(你)知道戀愛酸酸甜甜的滋味嗎?

每週六下午一點，  
夏卡爾展請您品嚐獨家特調

**"夏卡爾紅茶"**

參觀民眾可憑票根免費換取飲用



## 夏卡爾老師來了

有一種愛，可以打敗地心引力，有一種文化快遞，全是色彩大師夏卡爾的真傳；即日起前進國小、國高中，帶來讓人幸福到飛起來的藝術世界，本活動約一小時，免費到校(班)服務，你(妳)還沒聽過夏卡爾老師的課嗎？

◀ 講座預約專線 ▶ **02-8692-5588 轉 2312-3865**  
(服務時間/週一至週五10:30~18:30)

## 生日快樂 夏卡爾 的 愛與美

Celebration by  
Marc Chagall

**2.26~5.29**

國立故宮博物院  
NATIONAL PALACE MUSEUM  
圖書文獻大樓特展室  
09:00AM~05:00PM

[chagall.ishow.gmg.tw](http://chagall.ishow.gmg.tw)

主辦單位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聯合報系 United Daily News Group  
主要贊助 台新銀行  
公益贊助 廣達文教基金會 產經新聞  
承辦單位 金港城集團 株式會社 テモアン 媒體贊助 典藏藝術網  
合作單位 指定飯店 THE GRAND HOTEL

經常前往共度周末的森林鄉居。爾後，夏卡爾移居法國南方，和畢加索、馬諦斯經常往來，一起創作陶藝，並且嘗試版畫、石雕、鑲嵌彩色玻璃、毛織綉畫等媒材更為多元化的創作。一九四六年紐約現代美術館、芝加哥藝術館相繼為夏卡爾舉辦回顧展，已經確立了夏卡爾的大師地位；一九四七年，夏卡爾於戰後首度重返巴黎舉辦畫展，龐畢度中心的法國國立現代美術館、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、倫敦泰德美術館巡迴展出，夏卡爾在國際藝壇的聲譽更上層樓。

維吉妮亞陪伴夏卡爾長達七年，兩人並生有一子，但終究因文化背景差異等諸多隔閡，兩人未能修成正果；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二日，夏卡爾與俄國猶太女子瓦倫蒂娜·布洛斯基(Valentina Brodsky)結婚，他暱稱第二任太太「娃娃」(Vava)。夏卡爾與「娃娃」攜手直到終老，這段老來伴的婚姻長達三十三年，比夏卡爾和蓓拉共渡的時光還長。

晚年的夏卡爾，已是舉世公認的大師。由法國戴高樂總統、文化部長馬侯提案，一九六九年動工，一九七三年開幕的尼斯「馬克夏卡爾國立聖經福音美術館」(Musée National Message Biblique Marc Chagall)更是法國首座為仍在世的藝術家所成立的國立美術館。

一九七三年，八十六歲的夏卡爾應蘇聯文化部長之邀返回祖國，見到闊別半世紀的兩個妹妹，但拒絕回去。維台普斯克。夏卡爾很清楚，維台普斯克已經成為存活在心中的夢土，一處再也回不去的故鄉。少小離家老大回，即使知道家鄉早已人事全非，但親眼目睹還是太難以承受，「存在我畫中的構成元素早已不存在了，那太感傷了，我會因此生病的。」夏卡爾說。僅只在莫斯科，重新回顧一九二〇年代初所繪的猶太劇場壁畫，已經夠讓夏卡爾百感交集。「這兒的顏色有些褪淡了：」夏卡爾看著壁畫，前塵往事湧上心頭：「我是個好藝術家，不是嗎？那時的我多麼不可思議的年輕呀！這些畫是用靈魂畫出來的！」一九八五年三月廿八日，夏卡爾以九十八歲高齡辭世。直到去世前

一刻還在作畫，他安靜地結束一整天創作，離開法國南方聖保羅德旺斯(Saint-Paul-de-Vence)的畫室，步出電梯時，死神突襲他的心臟，夏卡爾倒了下來。

終其一生，夏卡爾的藝術展現滿滿的愛，不論是對他永遠的摯愛蓓拉，或者他永遠的故鄉維台普斯克，相擁的戀人、花束以及鳥、公雞、羊、馬、驢子、屋頂上的小提琴手、馬戲演員等，是鄉愁與愛的幻象，成為夏卡爾繪畫的經典符碼，一再訴說他的深沉眷戀。

他相信愛情、溫柔、痛苦與快樂的存在，否定現代藝術中標舉純粹形而上的精神思維，因此，夏卡爾繪畫的感性，具有極大的感染力，總是能深刻打動人心，讓人相信，愛確實可以建構一切的真善美。

對愛萬物的人而言，一切都是非常清晰的。相反的，對不懂愛的人，我能說什麼呢？

——馬克·夏卡爾 (Marc Chagall) 著  
作者為資深藝文記者